

選 談 日 月 十

意國漢十屈著

柳安譯

上海大光書局印行

十 日 談 選

意國漢卡屈著

柳 安 選 譯

上 海 大 光 書 局 印 行

中華民國廿四年八月三版

定價 大洋三角五分

選譯者 柳 安

出版者 大光書局

發行者 陳 荦 蘭
印刷者 大光書局印刷所

大光書局總發行所

上海牯嶺路六十四號
電話九三四五七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題 記

漢加屈的十日談，不僅是文藝復興之有力的前驅者，意人利散文小說之祖，牠有很大的影響給予歐洲的文壇，在思想和藝術兩方面 法國的那伐爾王后的七日談，英國詩祖喬叟的岡德李萊寺故事，都是受了漢加屈的靈感而成的。從沙士比亞的劇到濟慈的詩歌，有許多是利用十日談中的故事為題材的。從白爾登的「憂鬱的解剖」中我們可以窺知從前的英國人的最大的娛樂便是朗讀十日

談。

這部書是假擬着當一千三百四十八年間，意大利名城菲奧冷翠大疫的時候，有三個少年男子和七個少女結伴着到城外村落間避難。在那裏，每日賞玩風景和歌舞之餘，便互相演述故事，以爲消遣。每日每人講一個故事，共住十天，所以有故事百篇。

在宗教約束很嚴重，出世思想很佔勢力的中世紀，撒加屈是想借他的故事來對於他的時代加以叱責的。所以這些故事（雖不純粹是他的創作，但也經他加過一番潤飾，）充滿着反抗宗教，反抗舊禮法，尊崇自然的熱情，而壓抑冷酷的理智的呼聲。所以便有了許多大胆的，在僞善者看來以爲是穢褻的話。

除了意大利原文本之外，譯本的十日談往往刪削了其中的被稱爲穢褻的話，或則仍留着意大利文，使不懂得意大利文的人感覺到許多不滿意。

想來這種不滿意都是那以維持禮教自居的大人們所給與的。

不懂得意大利文的我，居然能找到一本英文的私家印行的十日談全譯本。從前在讀聖麥丁叢書本十日談時所對不識的文字而長嘆的地方，如今是很欣喜地領會了。歡喜之餘，我選譯了八篇，另外加上了相當的題目，讓他們在螢火叢書中成一個單行木。每一個故事之前，例有一段講述者的引言，有幾篇是被我刪去了，有些尚保存了一部分。至於譯文中所有較為情炎的話，我是很忠實地轉譯過來，雖然沒有恐防要有違礙而加以改削，但也決不敢有所增飾。這是我的小心處，因為現在市上『淫書』很多，恐怕增飾了要遭池魚之殃。

最後，我還希望有一日能從原文譯一個全本給讀者，因為我現在好奇地讀意大利文。

十七年一月，譯者。

目 次

女尼的祕密	1
夜鶯	15
李那爾陀被盜後的艷遇	25
阿辣氏哀的愛情歷險	37
僧人與女人	79
牝馬裝尾巴	87
魔鬼進地獄	95
龍巴第尼菴故事	105

女尼的秘密

夫人們，有許多男子和女子真是夠愚笨，他們相信在那白色的結髮帶子束上了一個女子的頭上而那黑色的頭巾披展在她背上之後，她便不能算是一個女人，她也不能再有女性的慾念的知覺，正好像她一做女尼便似乎將她轉變成石頭一般，有時她們偶然聽到了些與她們的信仰著相反畔的事情，她們便十二分的動怒以爲是一樁最大最惡的罪孽干犯了天地，她們不想到她們儘可以十分

放縱了去做她們所禁約住了不能去利用牠以滿足慾念的事，也更不想到閒暇與孤寂時候的一種大勢力。我們再看，也有許多人以為使用鐵鍬鋤頭食粗糲而生活甚苦的人都因為修朝墾植之故將他們的色情的慾念都洗淨了，使他們特別愚蠢於智慧方面。相信這樣幾回事的人其實都是錯誤了。因為王后指定了我，所以我想講一椿故事使諸位明瞭那些事而不背於王后所指定的題義。

從前在我們那邊（現在也還有）有個尼庵，是以聖潔出名的，（至於那尼庵的名字我却不願意說出，因為我並不想減少牠的令名，）不多時以前那裏祇有八個女尼和一個庵長，都是年紀很輕的。那庵裏還有一個可憐的蠢漢在她們美麗的園中做園丁，他因為不滿足於工錢便和那些女尼苟事。精理了賬目回到郎保列亞去，他原來是從那里來的。在許多歡迎他回里的人羣中，有一個精壯的少年工人名馬賽多者，他便問他這許多時候在什麼

地方。於是這位園丁，他的名字是紐多，便告訴了他。後此馬賽多又問他在那尼菴裏幹些什麼工作，他便說：“我替她們管理一個大而且美的園子，有時也到小樹林中去採些柴，有時便汲些水，還有些零碎的工作，但因為女尼們給我工錢太少了，所以致使我不能更在那裏駐足了。此外，也因為她們是很年輕而據我想來她們似乎都帶些妖氣，因為無論幹什麼事她們總是不稱心的，譬如我在園中作工的時候，一個女尼便說：‘將這個安放在此地’，另外一個說：‘拿那個到這邊去’，第三個接着從我手裏抓去了鋤頭說：‘做錯了’。總而言之，她們使我這般的困惱，使我祇得停止了工作跑出園子去，如此的此一事如此，彼一事也如此，於是使我不能更居，所以便脫身了。當我出來的時候，她的司事要我找一個能夠幹那些工作的人送給他，我便答應了他這樁事，但是總得上帝使他的腰子強健，當我找得那個人的時候，否則我終不能

送一個人去！”

馬賽多聽了這些話後，便生了不少的希望，那些希望他完全化在那些女尼身上，他從紐多的說話中決定了他總得乘此機會設法做些他所希望着的事。但他想如果他的計劃給紐多知道了他必然要全盤失敗，所以他向紐多說：“依你，你是應當走了的，一個男子和許多女人在一塊是什麼一回事呢？他還是和妖怪住在一處比較的好些。十次中總有九次他們不會知道他們將來如何的。”

但是，當他們談話終結了後，馬賽多便估量着他究竟將用什麼方法才可以進身與她們，他想他自己是有能力做紐多所說過的那些事情的，不顧慮他將因不能工作而被拒絕，他顧慮的是恐怕將因為他年青與美貌而不見錄用。後來他自己思索許多方法，最後他想：“那地方離此地很遠，也決不會有一個人知道我在那邊，我祇須裝做一個墮子，我便可以斷定她們能錄用我了。”決定了他的

計策之後，他頸邊荷了一把斧便走了，也不告訴一個人說他到何處去。他自己裝做一個乞丐到了尼菴。他便走了進去，很幸運的，在庭中遇見了那司事。他便先裝了幾種手勢，正如真的墮子所做的，表示他要請求爲了上帝的愛的緣故佈施一點食物，同時他將替他劈些木柴以爲報答。（假使是需要的。）

那司事很願意地給他吃了，然後將許多紐多所未能劈了的木塊安放在他面前，但精壯的他却很快的將那些工作了結了。後來那司事帶他到樹林裏去，命他在那裏打柴，打了柴便牽一匹驢子給他，做了個手勢讓他知道是命他將那些柴載回去，要，這許多工作他都好好的做了。因此那司事留他在那裏好幾天，如此便可不時的要他做些他所做的工作。

有一天，菴長看見了他，便問司事他是什麼人。

“夫人”他便回答。“這是一個可憐的聾而生啞的人，他幾天以前來求乞些布施，我發了個慈悲留他在這裏命他做了許多我們正在需要的工作。要是他會得經營園子而願意和我們同住，我想他倒會得替我們做不少的好工作，因為我們現在正是要一個如他這樣的人而他却正是十分強壯我們可以要他做什麼便做什麼。況且你也可以不怕他會愚弄你的姑娘們。

菴長說：“我相信你說的不錯。問問他會不會墾地，設法留他在這裏；給他一雙鞋子，幾塊舊頭巾或旁的東西，給他得多些，好生的看待他，給他吃也吃得豐盛些。”

這些事那位司事都一一答應了。馬賽多站得並不很遠，他都聽見了，他假裝在瀏覽着瓦井，自己不覺很快活地向自己說：“不錯！你倘若留我在這裏，我將替你開墾你的至今未曾開墾過的園子。”於是那司事，瞧透了他是會墾種的，所以便

做了個手勢問他願意住在此地否。他便也用手勢回答說無論什麼他都願意。因此那司事便命他去種園子，告訴了他要有些什麼事情之後便出去幹旁的菴裏的事去，留他一個人在那園子裏。

馬賽多在園裏工作了一二日之後，女尼們便居然來使他麻煩，戲弄他。她們不時的學啞子般的做手勢，顯示出許多世界上最不好的話來，以為他是總不領會的。而那菴長，大約她以為他正如沒有舌頭一般的沒有尾巴，所以一些也不加以留心。

有一天，他做了一早晨的辛苦工作之後，正在休息着。兩個妙年女尼到園子裏來，走近了他躺着的所在，低下頭來望着他。那時他便裝做正熟睡了一般的。即刻之間，一個女尼，她大約是兩個中較膽大的一個了，向另一個說：“假如你能替我守秘密，我便肯告訴你一種思想，那種思想我不止有過一次而或許於你也是有好處的。”

那一個女尼道：“放大胆說罷，我決不告訴那

一個人。”

於是起先那個小淫婦兒說：“我可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曾經感覺到我們是被禁閉得多麼苛酷而沒有一個男人敢進來，除了那司事，他是老了，其次便是這個墮子；我曾屢次聽那些來看望我們的夫人們說世界上一切快活的事情和一個女人所能從她和一個男人所做的事上享受到的快活比較起來祇不過一個不值錢的小玩具罷了。因此我常常心想和這個墮子試驗一番，因為我不敢和別個人，究竟是不是真個這樣。實在他真是世界上一個最適合於那個目的的人，因為即使他要說出去，他也不能說，何況他也未必肯要說出去。你看他是個可憐而蠢的鄉下人，但他却夠聰明呢；我很想聽聽你對於這事件如何判決。”

“哎喲！”那一個女尼說，“你說些什麼話喲？你難道不曉得我們已把我們的貞潔向上帝許下了願心嗎？”

起先那個女尼便答道：“啊說！到那個，天整價不知要向他許多少願心。然而何嘗有一件真的獻納給他的呢！假如我們真的已將我們的貞潔許了給他，那麼現在也不妨便讓他自己去找別一個或別人的貞潔罷。”

“但是假如，”那一個女尼說，“我們將來懷了孕便怎麼辦呢？”

起先那女尼便道，“不樂意的事還沒有來，誰叫你便早早的想到呢，要是那件事真個發生了，我們才應得注意着牠，我們有不少法子能想着去做使牠神不知鬼不覺的，只要我們自己不聲張出去。”

於是因此那一個女尼也十分的心癢，遠過於她的同伴，她也竭力想證驗一下男人究竟是怎麼樣一種野獸，她便又說：“很好，但是我們如何去幹那回事呢？”

那起先的女尼答道，“你只要等到夜半時分，

那時我想姊妹們都已睡熟了，只除了我們；於是我們便瞧那園子裏是否還有別人，假如沒有人，那麼我便逕自與他攜着手帶他到後面草屋子裏去，他那間遮風雨的小屋子，在那裏我們便輪流着一個人在外邊巡望一個便陪伴着他。我想他是一個頭腦簡單的人他總替我們做無論那一種我們所要做的事件。”

這些話馬賽多都到了，於是安排着隨從她的計較，他只等待着就中的一個女尼來帶他去。於是到晚上，那兩個女尼準備停當了關於那件她們從沒有在什麼地方看見過的可以使她們心滿意足的那回事，那起先倡議的女尼便來到馬賽多那裏要他起來，他便遍身充滿了慾念起身，女尼誘惑似地攜着他到了那所草屋，那時他痴笑着如一個獸子一般，在那草屋裏也用不着多少勾引，他便如了她的心願。她正如一個知己朋友似的，完了她自己的心願以後，她便將他讓給了她的朋友，